

应对春节前招工难要避免“救急”心态

本报特约评论员

周末侃

“我想要死在火星上”

张静雯

作为一个文科生,闲下来我也会读科普书籍,不带公式的那种。在科学知识面前,文青情怀仍旧按捺不住。不久前学习了爱因斯坦的时空概念,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还存在“延展的现在”。打个比方说,我在火星你在地球,我向你提问,即便你立刻回复,我也只能在提问一刻钟之后收到。这一秒钟,相对你回答问题的时刻,既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这段“既非过去也非未来”的时间,神秘而有诗意。来自火星的我和来自地球的你,相隔悠悠天地,本就惹人慨叹,一段不可知的时光,又平添了不可描述的浪漫。

此等浪漫,只能存在于文青深深的脑海里,毕竟,单是“去火星”,就过于科幻。但埃隆·马斯克显然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计划在2025年把人类送上火星。2025年,于我们多数人而言,都是妥妥的有生之年。

现在他离这个小目标似乎又近了一步。北京时间2月7日凌晨,马斯克的SpaceX(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成功发射了火箭“猎鹰重型”。这是本周人类世界最激动人心的科技新闻,没有之一,或许“科技”这个定语也可以去掉。现役运力最强的火箭,由私营商业公司完成,可回收,成本低,大写的震撼。十几年前马斯克开始倒腾火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疯了。毕竟“私人火箭”听起来太不靠谱了。屡败屡战之后,冒险家和偏执狂竟然真把这事儿做成了。正应了那句老话,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

现在试图“思考”马斯克的成就,难免沾上一身鸡汤味。作为一个经常上娱乐版的科技巨头,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实在浓厚。就就他那“星辰大海”的火星移民计划,用飞船把人送上火星,而且单人成本只相当于在美国买套房。一般人想都不怎么敢想,但马斯克不仅想得波澜壮阔,还自学成才成为火箭科学家,从理论研究到成本计算,做得一丝不苟。在这次发射成功之前,他的团队和成功他母亲没少亲切会晤,但都扛过来了。

一本正经地追求科幻小说里的目标,就服马斯克。“造”得惊世骇俗,又“造”得不失严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说的就是他本人吧。不过鸡汤达人还是退散为好,这个级别的冒险,早就超越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学讨论范畴了。

私人火箭比较任性,送了一台特斯拉跑车上天,马斯克自家的产品嘛,毫不意外。到底是商人,哪儿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夹私货?广告都打到太空去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扭转特斯拉亏损的颓势。那台特斯拉里的“附件”有得趣得很,值得一提。比如循环播放的歌曲是大卫·鲍伊的Space Oddity(《太空怪人》),唱的是宇航员汤姆船长和地面控制台的对话。很不幸,最后飞船的电路装置坏了,汤姆只能漂浮在茫茫宇宙,生死难测,无所适从。顺带一提,飞船发射之后,地面控制间的第一个问题是,“媒体都想知道你穿了哪支球队球衣”,这个噱理得相当刻薄,媒体人表示膝盖剧痛。

汤姆船长那种迷失的恐惧和孤独,马斯克可能比谁都懂。不知道开启漫漫太空之旅的那台特斯拉,是否也会感到孤独?

说起来,上世纪七十年代,摇滚歌手大卫·鲍伊用火星“Ziggy”(也许可以翻译作“齐格”)的形象表演,红到飞上天。“外星生物”一度成为他的人设,不仅舞台形象怪异,就连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表现得像个“火星”人,前言不搭后语,望之不似正常人类,似乎在以一种诡异的姿态思考“存在”。对了,让他一夜爆红的那次表演里,他唱的歌后来被用在了马特·达蒙的《火星救援》里,叫Starman,恰巧也是“上天”的那台特斯拉里坐着的假人的名字。

摇滚怪咖和科技怪咖,在不同的时空里相互致意。各有各的术业专攻,各有各的异想天开,却不约而同地做着“火星梦”。科技怪人也有摇滚精神,马斯克给自传起的标题是“在火星上退休”,他说过的那句著名的“我想要死在火星上”,简直就是一句摇滚歌词好嘛!

不过严肃地讲,追根溯源,无论是科学家、哲学家还是艺术家,他们问题意识的起点都是一样的。无非是哲学三大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关于存在,关于生存,关于前途,科学和哲学的思考是相通的。《三体》里的“黑暗森林法则”,读得我直拍大腿,这不就是宇宙版的霍布斯丛林嘛!科学家也曾惊奇地观察到,爱因斯坦的三维球面空间理念,也被诗人但丁在《神曲》天堂篇里构思过。

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让人们能够跨越数学公式的距离,获得精神上的共鸣。文明的进步,往往起源于看起来无聊甚至愚蠢的异想天开。那些“脑洞清奇”的人们,探索的是存在的本质,未来的可能性,还有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边界。

人类未来的希望在火星上么?脑洞大开的科学创造将把人类带向何方?谁知道呢。我们只知道,“猎鹰重型”送上天的特斯拉,估计是不到火星的。我们甚至连这台车能撑多久都不知道。虽说马斯克声称它能在太空漫游十亿年,但根据材料科学家分析,在各类空间辐射的摧残下,这辆车可能撑不到一年。

不过,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不朽”,更不在于给谁打广告,而是向浩瀚宇宙证明,我们存在,我们思考,我们还想去得更远。

随着春节临近,很多务工人员都盼着回家的日子,有的已经踏上回家之路。据《工人日报》报道,最近多个城市的餐饮、家政、服务、机械等行业面临难言的苦衷,员工回家潮、离职潮的出现,让这些行业遭遇了节前“招工难”。不少企业尽管开出比平时高出一倍的薪水,也仍然招不到员工。

近年来,春节前后招工难几乎每年都会发生,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曾专门出台应对措施,但实际收效并不明显,春节前后招工难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在有些地方和领域甚至越来越突出。

越是春节期间,餐饮、家政、服务等行业往往用工量越大。因为存在较大的社会需求,这些行业不会因为春节而停转,相反,有的行业在春节期间会因为需求量增加而业务量陡增,企业经营者也想在春节这个节骨眼上大赚一把。不过,招工难让企业难以正常运营,有的只好“关门大吉”,尽管企业、店家常常打出“工资加倍”的旗号,但许多务工人员对此好像并不感冒。

春节前招工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员工总想早早回家过年,并不太在意企业、店家的“工资加倍”的诱惑。这些早早回家过年的员工,很多人年后还会回来,只是不想让丰厚报酬绊住自己归心似箭的脚步。二是有些员工对于企业、店家已经失去兴趣,打算过年后就跳槽去别的地方,所以这样的员工走得最坚决,丰厚报酬更留不住他们归家的脚步。

企业在春节期间大幅提高员工工资待遇当然不错,但平时也不能亏待员工。很多务工人员越来越重视工作环境和福利,希望找一份有话语权、尊严感、存在感和发展空间的工作。除了想提高个人收入,他们更看重能否在企业拥有存在价值和个人更好的发展前景。

故此,应对春节前后的招工难,需要把工作做在平时,而不是春节期间出现“用工荒”时,怀着“救急”的心态,希望依靠“工资加倍”方式留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支付能力,提升员工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水平,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常态,企业不当只是把“涨工资”作为春节前后招工的手段。

在提高员工工资和福利待遇水平的基础上,企业还要关心员工的生存状况,努力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以此增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通过

平时和常态的工作,提升员工对工资待遇的满意度,系牢员工与企业的感情纽带,使员工能够把自身利益与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而不会不顾企业发展的需求见异思迁,更不会在企业面临“用工荒”、招工难时坚决走人。

企业在春节期间大幅提高员工工资待遇当然不错,但平时也不能亏待员工。如今很多务工人员,已不再是“多给钱就行”的弱势群体,他们越来越重视工作环境和福利。找一份有话语权、尊严感、存在感和发展空间的工作,已成为很多务工人员的重点诉求,除了想提高个人收入,他们更看重能否在企业拥有存在价值和更好的发展前景。企业能不能为员工提供实现个人价值的平台和良好的发展空间,已成为员工衡量企业是否值得自己长期供职的一个重要指标。

培养和强化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属感,企业要在完善用工机制上多下功夫,让员工和企业形成相对稳定的利益整体。现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依法依规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主要就是想在待遇与情感上拴住员工的心。这些企业的员工一般不会产生年后“跳槽”的想法,当企业春节期间急需人的时候,他们也不好意思驳企业的脸面而抬脚走人。

当然,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回家过年是人们最普遍的诉求和最真实的期待。除了那些春节期间必须不间断运转和提供服务的企业和单位,其他企业和单位都应当依法给员工放假,不能仅仅为了赚取利润不让员工回家过年。

马建红专栏

春节的变与不变

马建红(法学博士)



王尔敏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与一般史学者更多关注朝代更迭的风云际会、帝王将相的智慧权谋不同,他的研究“一贯重视草野小民的文化创造”,民间日用类书中记述平民的生活情节、文字游戏等,都是他的研究材料,他的学术文章,也因其浓郁的烟火气息而增加了读者的兴味。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戊戌年的春节了,我们大多数人都须坚守工作岗位,虽然有“长假”,也要到除夕才能踏上归途。说到中国这样的节日活动,它们从古老的习俗延续传承下来,最能代表先祖们传统的生活。在王先生的《传统中国庶民日常生活情节》中,对年节的介绍也着墨颇多。

与一般介绍民俗的文章不同,在王先生的描述中,既有能感知的“其然”,又有蕴含于其背后的“所以然”。譬如说到春节,他说在明清时期,一般自冬至起就进入了准备期,而冬至之所以被朝野看重,是朝廷要于此时为下一年历颁正朔之起始,所有的藩部属国均要前来朝贺,颂受正朔;而在朝野之间,则是属于真正入冬起九之日,自即日起要过九九八十一天,寒冬才算过去。民间生活也于此进入农闲时间,人力由农耕转向副业生产,酿酒、舂米、磨麦、绩麻、轧棉、制衣、酿酒、腌菜、炼糖、制纸花、印年画,开始了手工艺术的盛旺季。

冬至过后,进入十二月,要过腊八节。腊八是中国古礼,而腊八粥则是佛教施舍所传习。自腊八过后,民间开始天天为过年做准备,并且有一定的步骤。家人邻右分工合作,宰猪羊,杀鸡鸭,风干肉类,供平时之需和过年之用;萝卜、白菜入窖,制豆腐,制糕饼,制糖果,妇女忙于缝制衣鞋、扎花、剪纸,均供年节之用。到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祭灶之日,亦是各地同风,都要送灶。送灶之后,庭院屋宇做一大大扫除。数日之间,忙着贴春联、年画、包水饺、做菜肴等,然后静候除夕的到来。

这段时间应是最忙的时节,俗称忙年。想起小时候背诵的顺口溜,说的正是这段日子的“活

计”:“二十三,打发灶王爷上了天;二十四,割下对子写下字;二十五,称下二斤好豆腐;二十六,买下二斤好牛肉;二十七,焯下豆芽洗了脚(意谓古代裹脚妇女,要在这天郑重其事地放开裹脚布洗脚);二十八,红的白的蒸下两簸(红的为炸油糕,白的为蒸糕);二十九,打上二斤好烧酒;三十儿,对子贴到街门儿。”这要用山西汾阳的方言念诵,才能品出其中的韵味儿。笔者记忆中的儿歌与王尔敏先生的描述联系起来,才能明白其“各地同风”之评语,恰恰是这些几乎大江南北共同遵守的同质的风俗,将中华民族连接在了一起,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真正的年节到了,人们要在除夕守岁,家人叩拜辞岁,红包为礼,充满了天伦温馨和喜悦。子夜迎神之夜,则有万禁忌,爆竹声声,彻夜不绝,天亮后,开门拜年贺岁。接连拜喜神、财神、城隍等,天天吃春酒,直到过了初五即破五后,正式年节的高潮才算度过。

我们今天经常有“年味儿”淡了的感觉,实在是因为我们虽然还在过年,只不过过的方式,或者归根结底是生活的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往的社会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职业分途,较为固定。农耕社会以农为本,一年中的节日喜乐活动,

也基本上以农人的生活节奏自然衍生而成。正像王尔敏先生所描述的,过了正月初五之后,即为工作开始之日。而四民之工作开动的时间确有差异。工商负贩小民最先开始营业,正月初六日商贩开市,商界自有一套隆重的礼俗。其余各业俱在正月十五上元节后,始有活动。官府开印约当正月十九至二十一日之间。士人即读书人因而启动更晚,一般二二日为士人活动开始,号称龙抬头。农人行动最晚,约在二月中旬春分之日开始下田,培苗除草,但也最辛苦,一直力作至九月秋获完毕,十月晒后,还须向政府交钱粮。十一月后农人开始清闲下来,过冬至后完全停工,闭门饲养牛马家畜,准备上述新年的食用活动。如此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生活的节奏感很强。

比之古人简单而重复的生活,现代人已几乎无人拥有农闲这样的具有诗情的时光。传统意义上守望土地的农民已经不多,绝大多数人都要奔向城市城镇打工讨生活。如今的冬至、腊八,只是一个大家聚在一起吃顿饭的借口,农耕时代都需要自己亲手准备的年货,均可以在超市商店采买,所谓的“忙”年,大抵只是辛苦跑几趟超市而已,其实这会儿逛超市也不必去,在网上浏览、下单,自有快递把年货送上门来,而年货种类之繁多令人咋舌,其品质则相称于精美与奢华。屋宇洒扫自有家政代劳,团圆饭可以在饭店解决,家人一起守岁已不再难熬,再怎么鸡肋的春晚也可助人打发时间,发红包不再是亲友之间的礼尚往来,而是变成了一场网络上大战与狂欢。甚至年节都不一定要在家里过,境外的旅游景点随处都可以听到汉语的解说。

不过,不管人们以怎样的形式过春节,其蕴含的精髓依然是仁爱、团圆、喜庆、吉祥和平安。正像王尔敏先生所说的,中国传统庶民生活的节庆活动,得以身心解放,心情舒畅,是以适时调剂日常之繁忙。在变化中又有所持守,由此而形成了我们文化的底色,这也是年味儿之一种吧。 漫画/曹一

夏文辉专栏

纽约地铁

夏文辉(国际问题学者)

更大的问题是卫生。由于纽约地铁不限制乘客吃喝,天长日久铁轨旁边垃圾随处可见,伴随于此的是长久的鼠患,这是纽约地铁独特“风景”。地铁当局也多次实施控鼠措施,比如投放更有效的灭鼠药,对所有地铁站内的垃圾间进行墙体密封处理,然而地铁里的老鼠识破每一种鼠药,绝不放弃地铁“绿卡”。

对于外地人,乘坐纽约地铁不容易。公共信息显示屏是很少的。各类标示都有,但在狭小的地铁站内往往不引人注意,容易被错过。电梯也不够多,这对老年人和携带大行李的乘客是个难题。车内的广播经常含糊不清甚至根本没有广播,外地乘客必须十分警惕,随时要通过向窗外观察来判断是否已经到站。另外特殊一点,一些线路分快车和慢车,快车只停大站,如果不清楚这些,也会带来乘坐的烦恼。

综而述之,纽约地铁设施陈旧亟待更新改善,这是毋庸置疑的,根本的问题在于钱。作为世界最有钱的城市,纽约似乎不差钱,但限于预算,升级修缮地铁一直是纽约的老大难问题。现任纽约市长提出新的征税计划,欲对年收入50万美元以上的个人和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夫妇,其所得税税率将从3.876%上调至4.41%,增加的税收中计划划拨款部分用于地铁和公共交通升级改造,但这需要议会通过,绝不是政府下决定就能干的。

硬件不行软件补,设施落后靠人性。尽管纽约人和外地人众口一词地抱怨纽约地铁,可是他们依然每天如常地乘坐地铁,四通八达地奔向城

市的角角落落。

说到人性化,纽约地铁最大特点就是365天24小时运行,这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另外一点也很“暖心”:美国纽约市居民若因地铁列车晚点造成上班或上学迟到,可要求市地铁部门出具列车晚点证明,向老师或雇主解释。据统计,纽约市地铁部门每年大约要发出3万份证明信。在纽约,还有一个传说:每一辆驶离纽约的列车都比时刻表晚一分钟出发。如果时刻表上说8:15,那么这辆列车实际8:16离开,12:48实际上是12:49。换句话说,如果你认为你只剩一分钟的时间去赶那辆车——那么,请放松。你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这是刻意延迟的一分钟,是为了给那些只差这一点时间就可以匆匆下站台赶上列车的乘客提供一个宽限期。这一分钟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并且只出现在工作人员专用的时刻表上。负责地铁的大都会通勤铁路公司据说曾经默许了这一说法,尽管这与精确到秒的铁路文化并不相符。

一位老纽约人对笔者说,他乘坐地铁几十年,喜欢,有感情,“纽约地铁有人情味,它藏在地铁的脏乱差里面”。这让我想起几年前一次乘坐纽约地铁的经历,当时我和孩子匆匆赶路,忽然被站里一缕琴声所吸引,演奏的实在太美了,我们不由停下脚步,静静听了一会儿。演奏者神情闲适,身边的乘客留下一瞥,抑或停步在她面前的盒子里放一点硬币。人在流动,音乐流动,地铁在流动,生活就这样在地下一域流淌、回响。即便不再发达,人性和活力,纽约地铁还是有的。